

Lt:Hrs

第297期 投稿邮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木易石(美国)

木易石七绝廿四首

象山电视塔和诗友

仰望星天瀚海空, 遥看大地玉山葱。有踪无影八千里, 破雾穿云自领风。

空椅

清凉小院影森森, 空椅猩红待客人。那日和风明月下, 烟熏火燎侃乾坤。

圣克莱河

圣克莱河晒绿蓝, 轻舟踏浪逆风寒。喧嚣鼎沸星条北, 素木清枫静水南。

枸杞叶

篱边墙角插枝栽, 沐雨经风翠叶来。水煮干煸两相适, 清香总在湿中徊。

红鸟

小路清风醒夏晨, 依依红鸟唤佳人。蓝天绿叶寻无影, 只唱高枝不入尘。

休伦河上

一棹晨歌向白云, 莲花半绽浴清芬。天鹅有梦惊划桨, 只道来人不是君。

密州景色

激滟风光慢客船, 楼台云影近青山。密州景色天雕琢, 何借西湖水一寰。注:与杭州诗友打擂。密西根被四大湖环绕,内陆又有无数江河湖泊。秀丽的自然风光鲜有人工雕琢。借得西湖水一寰系叶剑英元帅名句。

晨钓

火炙红云影照湖, 迟眠晓梦不渔夫。星稀月淡西征早, 钓起晨阳带碧鲈。

湖晨

惊眠豪雨湿纤尘, 草润珠青水色新。勤鸿披掌学游早, 巡遍湖波一钓人。

雨荷

雨打莲台断桨声, 风摇翠色向天呈。蜻蜓不问东西处, 谁惹珠妍粉泪倾。

池塘翠色

绿叶青葱翠澹烟, 秋临夏碧碧澄天。晨风带我兹何去, 问柳寻芳在水边。

秋荷

细雨濛濛秋水秋, 蒹烟澹色翠无休。藕花红谢何因老, 早寄莲蓬韵脉留。

秋林行

滤叶天光小径斜, 层层叠帐展霜华。风鸣水澹云流处, 枯木横秋更慕霞。

落叶

飘摇无意向西东, 醉梦归来小院中。雪浸冰融融土色, 待滋春绿护花丛。

立冬

秋光照水一池波, 雁落湖洲绿草多。两岸霜枫颜欲尽, 苍葭翘首向冬歌。

冬鸥

西风皱水冻无边, 白羽横波弄浪颠。莫问千军谁起令, 轻姿一展雪升天。

冬色

波光潋滟玉池风, 雁泳鸥飞碧映空。东海兰开非暖色, 西城白雨是严冬。

暮色涛声

落日流霞向晚辉, 天光水影总相依。西风撩浪金沙岸, 依旧涛声勿忘归。

观世界杯有感

有梦无眠世界杯, 海参羞为肚膈肥。绿茵场上多朝北, 除却千金敢问谁。

世界杯决战

绿茵场上白蓝飞, 亿万激情大力杯。潘帕斯鹰双斩获, 雄鸡未晓尚能追?注:写在决赛中中场休息,时阿根廷潘帕斯雄鹰2:0领先法国高卢雄鸡。

湖波

寒冰不据雪花披, 日隐云间向晚低。碧水烟波为谁动, 扶摇轻吻小城西。

西行归来

早晚灯辉两地明, 翻云覆雨我西行。乘风回荡三千里, 夜幕新冰彩照荣。注:在加州圣塔芭芭拉度假返回密西根。从温洞如春到冰雪寒天,黎明启程,日落抵达。

暖冬

新年首雪细如尘, 洒洒扬扬草木津。深水薄冰犹易辨, 空湖不上钓鲈人。

留雁

残光似月日昏昏, 冬暖偏期大雪纷。孤雁凄凄唤知己, 南来北往却无君。

作者简介

杨硕, 字木易石, 工学博士, 美籍华人。出生于中国大连。热爱大自然的风霜雪雨,山水草木和碧海蓝天。著有诗集《枕石听涛:杨硕诗词五百首》



深秋最后一个周末,我去贝利湾一带的 Balls Head 看当代艺术展。此地距悉尼市区以北不过几公里远,在左右蓝色海湾的包围中,岸上倔强地伸展出一片岩石厚重的土地。上世纪二十年代,这儿曾是煤运集散码头,繁忙盛极一时,运营了七十年后被遗弃。码头年久失修,好象也没人去修它,就让它原样呈现。破旧残败是美,岁月沧桑是美,到了二十一世纪,某些历史遗迹刚好就成了形态特殊的当代艺术。

走过水边的树丛草地,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铁锚寂寞地躺在那儿,凋零的树叶飘落在他四周。铁锚这个工业时代的产物、现代社会发展的铁证,现如今被摆在草地上,有了被观看的价值。走过草地的人多半会停下脚步看看它,我就多看了几眼这个老古董似的铁锚,感觉如临旧战场凭吊某个无名英雄。自从码头废弃,少有靠岸的大船,铁锚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这个带钩的铁锚本该跟随船只在海上航行,没曾想草地成了它的归宿。

铁锚作为停船器具被人类发明出来,自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命运。与船身相比,铁锚算是很渺小了,却在船只靠岸后用来自锁住固定船身,使之停稳不能漂走。遥想大航海时代,要发现澳洲、踏上澳洲这块岛屿大陆,全靠海上航行。当航海探险家库克船长发现澳洲东海岸时,当1788年英国菲力普船长指挥运载流放犯的第一舰队登陆悉尼湾时,当一艘一艘的欧洲移民跨越大洋抵达澳洲定居时,当海上运煤运羊毛的货船蒸汽船来往停靠码头时,铁锚无疑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贝利湾一带看风景。当时,废弃的煤运码头还没进入我的视线,只是听说很久以前这儿曾经是土著部落的聚居地。两百多年前,欧洲白人初来乍到悉尼定居时,

尔雅的新散文集《谁念西风》即将付梓,囑余为序。文稿通读,欣然命笔,于我诚一快事。书中所收散文,或故事新编,或落英拾遗;或他乡寻幽,或原乡怀旧;或书斋遐思,或闲情逸致,均文思荟萃,其文辞之优美,情感之丰沛,令读者如我者,深可期待。

1. 尔雅散文的情景与化境

尔雅的散文好在情与化:景化情,情景交融;情化悟,情感升华;物象化虚象,虚中显实。《谁念西风》全书,一个情字贯穿始终,一个化字如影随形,其文字浸满了温文尔雅的情调、情趣和情致。

这是一种怀旧亲情。无论是对外婆、父母、表哥表姐抑或旧雨故交,尔雅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浓浓的怀旧亲情和对故土的感念。这是一种感恩之心。对曾经给过她一点帮助的任何人甚至大自然,尔雅都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和感念,一种淡淡的人情味和细腻感恩之情出自肺腑:“内心花开,到处繁花似锦;眼中有光,所见皆是美意。我常常心存感激,感谢上天赋予了我对大自然、对人、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包容与感恩”(《春天的邀请》)。

这是一种简约之美。幸福出自简单,因为简单包涵了元真、纯正和真诚:“我常常想,简单就是幸福,这种与大自然的树木花草为邻的,没有太多物质需求的简单生活,与现代生活的火热是多么格格不入。但我喜欢这种简单……”(《秋天的花园》)。

这是一种宽怀襟怀。疫情肆虐,生命危殆,世界纷乱,人心不古。她的《疫情散札》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旷古大灾难下的芸芸众生。大难现人心,守望之际,能以同理之心看待周围的人与事,没有一颗与人为善的宽怀之心是做不到的。“萍水相逢几多缘?这些人性中的善良,总是令人感到温暖。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单纯与善良,也是给自己的祝福”(《桃红又

海曙红(澳洲·悉尼)

贝利湾的巨鲸和铁锚

非常羡慕海湾周边的土著人,惊叹他们过着靠海吃海、天天海鲜不断的原始贵族生活。土著人曾在贝利湾这一带生活了数千年甚或数万年,没人确切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欧洲白人登陆殖民后,土著人便被驱离驱向内陆远方。

记得我当时沿海湾半岛走了一圈,纵然不见一个土著人,总觉得凡有人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痕迹,更何况有人住过的地方,多少会留下点什么。我在荒寂的丛林中穿行,小路上的石头不时打乱我的脚步,有些石头好像长了脚一样,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石道两旁,不时可见一些大小不同的岩刻,有些石头被人类的手用什么东西刻划过,呈现出土著人曾经用过的打猎武器以及猎物,比如蜥蜴、回旋镖之类的东西。

好奇心让我放慢脚步、睁大眼睛,很快就看见路边平躺着一块大岩石,上面刻着一条巨鲸。巨鲸的外形由粗犷简约的线条刻就而成,感觉似曾相识,像是某种小船。没人说得清它是什么年代刻的,且刻它的人也没留下姓名,经过大自然风吹日晒雨淋的侵蚀风化,岩刻巨鲸的轮廓依然清晰坚定。据我从书本和纪录片中获知的澳洲土著历史,在新南威尔士土著部落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寻找他们的创世先祖为了寻找食物,乘皮划子渡海来到澳洲大陆,后来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生根,成为古老大陆的原住民。

刻在岩石表面的巨鲸,也许是部落族的图腾,也许因为天长日久,巨鲸就成了皮划子的化身。为了把先祖的故事世代相传下去,曾经生活在这儿的土著人在天然岩石上刻下了巨鲸,深深的刻痕满是力道,刻下的

王志光(加拿大)

一袭青衣来万里

《谁念西风——尔雅散文自选集》序言

笔下生花》)。

尔雅对简单幸福的追求来自她的弹性:“时空的推移全是空,我们只不过是暂时浮游在那空中的存在罢了。若是如此,忙忙碌碌地想有所成,反而将渺小的我投向空之中,因此,不如以自我的本色悠闲度日”(《秋天的花园》)。江风与山月激起苏子对造物主慷慨的赞叹,一只小小的馒头则将尔雅的思绪与生命连接:“生命是如此美好,仿佛一枚初熟之果,已经尝到它的甜味。过往所有风霜雨雪,疼痛及苦涩,都转化成它的糖分与营养、蜜汁与香气”(《头上长草,笔下生花》)。

2. 尔雅散文的敏慧与宽怀

但尔雅满足的并非物资富足或口腹之欲,而是内在的充实:“人各有志无可厚非,但人之为人,通过读书,明史,思考,甄别,才能使灵魂丰美和智慧,使人的心灵投出一种内在的光辉。”正是这种内在的光辉造就了尔雅明快素雅的文字,而其文字所表现的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本来的面目和初心。这种内在的光辉令尔雅在平凡中看透红尘,在安逸中悟出真谛,在世俗中追求高雅逸致。简约之美方是至美,这就是尔雅给读者的启示。

这是一种宽怀襟怀。疫情肆虐,生命危殆,世界纷乱,人心不古。她的《疫情散札》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旷古大灾难下的芸芸众生。大难现人心,守望之际,能以同理之心看待周围的人与事,没有一颗与人为善的宽怀之心是做不到的。“萍水相逢几多缘?这些人性中的善良,总是令人感到温暖。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单纯与善良,也是给自己的祝福”(《桃红又

都是原住民精神上的感受。尽管我并未亲眼见过大海里的巨鲸,也未在水面上划过皮划子,却思绪飞扬、飞到运河横穿的故乡,想起童年时常去运河边的外婆家,看水面上摇来摇去的乌蓬船,好奇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时空穿越,十余年后的此刻,我再次踏足贝利湾这片海湾岸地。这次是来观看废弃的煤运码头,筒仓、巷道、斗车、铁锚,每一样遗存下来的东西都成了装置艺术,本色呈现,无需人为多加雕饰。时间就是历史,遗物都有故事。在观看废弃码头的艺术展中,我得知在这片湾地上生活了数千年的土著人,最终彻底消失于1916年,那会儿正是澳洲联邦大力开发建设国家的时期。看着草地上的铁锚,我想象假若我用身上唯一的金属物件钥匙圈去敲敲它,或许它会发出天籁之音,随清风传过整个贝利湾,如同某艘轮船不期然地敲响汽笛。

就在这同一片湾岸的土地上,我十余年前见过的岩刻巨鲸,在空间上与草地上的这个铁锚相隔仅数百米。我要穿过草地,再去看一眼岩石上的巨鲸,数百米的路似乎走了很长时间。一路走过,我听到的好象不是自己的脚步声,而是钝器敲击石头的声音、货船停靠码头的声音、汽笛声、波涛声、叹息声。试想巨鲸和铁锚,这些曾给人类带来希望的东西,这些本该与海洋息息相关的东西,都留在了这片陆地上,没有灰飞烟灭,就足以庆幸。

又见岩石上的巨鲸,深秋的阳光铺满大地,清风撩拨我的思绪。我想到太阳西落后,月亮会升起来,透过丛林树叶,在岩石上洒下银白色的光,唤醒石刻的巨

鲸,或将它引入大海。遥想当年,曾经对着岩石上的巨鲸图腾做仪式讲故事的土著人,除了皮划子,兴许就没见过更大的船只,当水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桅帆船蒸汽船时,会不会和我们当下看星球大战科幻小说的感觉差不多呢?我听见自己内心的低语:我因时间和运气,乘飞机抵达澳洲这块神奇而幸运的陆地。

岩石上的巨鲸、草地上的铁锚,脚下这片贝利湾海水拍打的岸地,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包容了如此不同的文化。在时间的空间里,土著人生活过的痕迹从未消失,现代工业文明的遗址弃物犹存,它们都揣着自己的故事,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等着有灵魂的人走近。也许它们会接受人类欣赏的目光和好奇的赞叹,而我驻足倾听、凝神思量,感受这块大地的丰厚与包容,岁月的流逝让人归于内心的平静。

2022年7月写于悉尼

作者简介:海曙红,江苏无锡人,自幼喜爱文学艺术。理工科出身,曾当过大学老师、译丛编辑、旅游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有散文集、翻译小说集以及旅游专著,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1996年移居澳洲悉尼,工作之余喜欢写作,散文随笔见诸澳中等地报端网络,著写出有长篇小说《在天堂门外》、《水流花落》,以及艺术评论集《澳洲艺术随笔》、自选散文诗画册《远花》。



却又自然恬淡若行云流水,贵在一种内在韵律贯彻始终。“不一会儿云开雾散,远山如黛,水波潋滟,又是别样的美轮美奂”(《春天的邀请》)。这种韵律顺手拈来,一气呵成,如长短句,抑扬顿挫,回肠荡气;又若探戈,疾徐有致,回味无穷:“旖旎的唱辞,丝带般,缠缠绕绕回旋在夜晚的空气中,看不见,握不住,却全都是萦怀,入心: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今朝醉清浅》)。诗一般的字句,跌宕起伏的韵律出自其至简至美的心律:“海浪有声,断岸千尺,帆影点点,水光接天。适有孤艇,横渡而来,夏然长鸣,波涛汹涌……一时间,风声、涛声、孤鹜声、声声响夏半”(《头上长草,笔下生花》)。

尔雅情怀之美源于冰川融汇的青衣江水的洗涤,洗出她的清纯、灵透、雅静;得益于千年巴蜀文化的熏陶,陶冶出她的深沉、智慧、悟性;更归功于其自身的修炼,修出她恬静的心态,纯洁的心境,朴素的情思。

尔雅文字之美则得益于其数十年笔耕不辍,博闻强记,终于厚积薄发,造就了尔雅灵动的笔触,温文尔雅的情愫,细腻深沉的审美。

文如其名。尔雅的文字温文尔雅,人品通晓而知性,才思敏慧而柔美。继《青衣江的女儿》和《阳光如煦》之后,《谁念西风》又是一部润泽着雨城雅安细腻柔美的蕙英之作。

谁念西风,唯有杜康。幽馨久远,桂花陈酿。一朵奇葩,若一笔馥郁的宿墨,在青衣江中洒墨熏染,随波荡漾,直至太平洋彼岸的他乡。而他乡,已然故乡。

作者简介:王志光,现居加拿大。大学语言教师,加拿大大笔会理事、文刊《加华文苑》文学评论编委,温哥华北京中文学校校监。其散文、游记、文学评论见诸于当地网刊及纸媒。